

毛澤東作品全集

Ma Zedong Opus Omni - Miscellany

a

你走了，
像一顆流星，
飛向天際。

你走了，
像一顆流星，
飛向天際。

你走了，
像一顆流星，
飛向天際。



下

——
献给喜爱三毛的读者朋友们

三毛作品集



怀念女作家

目 录

中 册

背影

- 浪迹天涯话买卖····· (582)
- 背影····· (587)
- 荒山之夜····· (593)
- 克里斯····· (606)
- 离乡回乡····· (62)
- 雨禅台北····· (62)
- 周末····· (635)

梦里花落知多少

- 不死鸟····· (645)
- 明日又天涯····· (648)
- 云在青山月在天····· (650)
- 归····· (654)
- 梦里梦外····· (659)
- 不飞的天使····· (668)
- 似曾相识燕归来····· (680)
- 梦里花落知多少····· (693)
-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 (705)
- 我的写作生活····· (713)
- 骆驼为什么要哭泣····· (730)
- 在风里飘扬的影子····· 西沙 (734)
- 童话····· 西沙 (742)
- 两极对话——沈君山和三毛····· (758)

万水千山走遍

墨西哥纪行

- 大蜥蜴之夜····· (772)

街头巷尾·····	(782)
洪都拉斯纪行	
青鸟不到的地方·····	(792)
哥斯达黎加纪行	
中美洲的花园·····	(803)
巴拿马纪行	
美妮表妹·····	(811)
哥伦比亚纪行	
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816)
附记：一封给邓念慈神父的信·····	(821)
厄瓜多尔纪行	
药师的孙女——前世·····	(823)
银湖之滨——今生·····	(829)
秘鲁纪行	
索诺奇——雨原之一·····	(840)
夜戏——雨原之二·····	(848)
迷城——雨原之三·····	(856)
逃水——雨原之四·····	(865)
附录	
飞越纳斯加之线·····	(876)
送你一匹马	
我的女儿，大家的三毛·····	缪进兰 (881)
爱马（自序）·····	(883)
蓦然回首·····	(885)
惊梦三十年·····	(895)
回娘家·····	(897)
故乡人·····	(901)
看这个人·····	(904)
我所知所爱的马奎斯·····	(906)
逃亡·····	(908)
往事如烟·····	(910)
梦里不知身是客·····	(913)
野火烧不尽·····	(919)

不觉碧山暮 但闻万壑松·····	(925)
你是我特别的天使·····	(933)
朝阳为谁升起·····	(940)
一生的战役·····	(947)
送你一匹马·····	(953)
衣带渐宽终不悔·····	陈怡真(959)
陈老师(跋)·····	子菁(968)

倾城

女儿·····	陈嗣庆(974)
阿姨·····	黄齐荃(976)
我的小姑娘·····	陈天慈(977)
小姑娘·····	陈天明(978)
我的小姑娘·····	陈天恩(979)
我也叫她小姑娘·····	王致宁(980)
一千零一夜的阿姨·····	黄齐芸(981)
三毛——一位认真的玩童·····	黄齐蕙(982)

童年

胆小鬼·····	(984)
吹兵·····	(987)
匪兵甲和匪兵乙·····	(993)
约会·····	(996)
一生的爱·····	(1000)
紫衣·····	(1004)
蝴蝶的颜色·····	(1008)

随笔

说给自己听·····	(1014)
爱和信任·····	(1018)
简单·····	(1021)
什么都快乐·····	(1024)
天下本无事·····	(1026)
还给谁·····	(1029)
轨外的时间·····	(1030)
狼来了·····	(1034)
一定去海边·····	(1041)

他·····	(1046)
不负我心·····	(1052)

故事

夏日烟愁·····	(1058)
倾城·····	(1069)

评论

评《胆小鬼》·····	沈谦 (1078)
读三毛的《倾城》·····	菩提 (1080)

谈心

自爱而不自怜·····	(1083)
祝福中国·····	(1086)
人生何处不相逢·····	(1087)
隔离与沟通·····	(1088)
不满、不满、不满·····	(1092)
真聪明的好孩子·····	(1095)
没有找呀!·····	(1096)
教书不是搭·····	(1097)
最重要的是被爱吗?·····	(1098)
为什么、为什么?·····	(1099)
读书和迷藏·····	(1101)
不弃·····	(1104)
不逃·····	(1106)
其实都不是问题·····	(1108)
不能给你快乐·····	(1110)
写作不难·····	(1111)
我喜欢把快乐当传染病·····	(1112)
狱外的天空也是你的·····	(1114)
是美德还是懦弱·····	(1116)
“喜欢”有千万种风貌与诠释·····	(1118)
读书不能只读一个月·····	(1120)
五个对话·····	(1122)
如果是我的女儿·····	(1124)
写给“泪笑三年”的少年·····	(1125)
如果我是你·····	(1130)

不要也罢·····	(1133)
回不出的书信·····	(1134)
小朋友好·····	(1136)
不会忘记你要的明信片·····	(1138)
如何死得其所·····	(1139)
不讲了·····	(1140)
说朋道友·····	(1142)
愧疚感·····	(1145)
少年愁·····	(1147)
后记·····	(1150)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理想就是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认为那一根竹竿而已，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前面。”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的一盘一碗的颜色看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着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的气氛，看着那一墙的抽屉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着静静的岁月，磨着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了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卖干货，一会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的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子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

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赚钱我倒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看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的漫游，有店看店，没有

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变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的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的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我的青春过分，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那个名DJECHO的中国女孩，我自上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墮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了，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的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望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的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着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永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时时的赶赶。那时学校在闹市区最繁华的KURFUREDAMM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街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着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的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去逛一圈便是我唯一的娱乐了。

换了国家，换了生活程度，父亲涨了我五十美多的生活费，日子还是过得东倒西歪。每吃一次新鲜牛排总不知不觉的会写信回家去报告，母亲看得心酸，我却不大自觉，只等她航空寄来了牛肉干才骇了我一跳。

那时候我很需要钱，可是从来不去超支银行里的存款，父亲说一百五十美金，我便照他的嘱咐去生活，百货公司天天去，都是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就是说，纯吃茶式的。

有一日在报纸上看见一个醒目的广告，征求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孩替法国苛蒂公司做香水广告，要拍照，也要现场去推销香水。当时我要钱心切，虽然知道自己并不合报上的要求标准。可是还是横着心寄了好多张彩色照片去，没想到那家公司竟然选中了我，给我相当四十美金一天的马克，在当时那是很高薪水了，工作时间是十天，我一算可以赚四百美金，这一笔金钱使我下定了去工作的决定，学校的课业先去向老师了来，老师好意的说一天五小时的课，十天是缺课五十小时，这将来怎么可能赶上同学？我向她力争夜间可以拼命自修，我非要去赚这一笔大钱。

学校一弄好，我一便去跑了好几家相戏装的仓库，租到一件墨绿色缎子，大水袖，镶淡色大宽襟，身前绣了大朵淡金色菊花的“东方衣服”，穿上以后倒有几分神秘的气氛，第一日拍了些照片，第二日叫我去上工，当我知道我要去抛头露面的地方竟是西柏林最大的“西方公司”时，我望着身上那件戏袍哭笑不得。这一定要去！四百美金是两个半月的生活费，父亲可以不再为我伏案这么久，光是这件事就是一定不能退下来。

虽然不必做店员的工作，而只需要站在香水部门向每一个顾客微笑，喷他们一些叫做什么米的象征东方神秘的新出品香水。可是第一天进百货公司，那个部门的负责人还给我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强悍的老太婆要我一天之内记住所有百货公司货品的名称和柜台，每一层都不能搞错，加上当时是圣诞节之前，又加了大批圣诞货，这真使我急得要流泪来，我说我只是来喷香水的，她说你在这儿就是公司的一份子，顾客问到你，你要什么都答得出来，天晓得当时我不过才学了不到三个月的德文，尤其是工具方面的东西那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记得住的，她交给我电话簿似的一本货单便走了。

几小时的工作可以每小时休息二十分钟，那时候我总是躲到洗手间脱下丝袜。把发肿的脚浸在冷水里。

照理说进入了一个大如迷城似的百货公司去工作应正合我意，可是那些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一切东西就像一个陷阱，天天张着幽暗的大口等我落下去，我虽然虚荣，可是也知道我是失足不起的。

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顾客抱着彩色纸包装的大批货品出门，我心竟然因为这份欠缺而疼痛起来。那么多穿着皮裘的高贵妇女来买昂贵的香水，我却为着一笔在她们看来微不足道的金钱在这儿做一场并不合我心意的好戏。那缺着的五十堂课像一块巨石般重重的压在胸口，白天站得腿已不是自己的了，夜间回去还得一面啃着黑面包一面读书至深夜。下工的时候哪怕骨头累得都快散了，那几块马克的站牌下总是靠着捧着一本书的我。

生命有时候实在是一个玩笑。一个金钱和时间那么拮据的穷学生，竟在圣诞节之前被安置进一幢百货公司里去。

在那次累死人的经验之后，我了解了店员罚站的苦痛，根透了百货公司。当那一千六百块马克的支票拿到手时，我珍惜得连一双丝袜都舍不得买。赚钱的不易多少是懂得了一些，内心对父母的感激和歉疚却是更深更痛，那一阵我渴望快快念完学校出来做事，父亲夜深伏案的影像又清清楚楚的浮现出来——不能再拖累他了！

那次百货公司的工作，并不是我有主以来第一次赚钱，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珍惜的花钱。经过德国生活的磨炼之后，我的本性被改掉了许多。至今父亲还说德国人有本事，他亲生的女儿在家里，想修改她一丝一毫都不可能，德国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将她改成了另一副形象。

几年前我去撒哈拉沙漠，那一番渺茫的天地又给了我无边的启示，物质的欲望越来越淡，心境的清明却是一日亮似一日。以后虽然离了沙漠又回到繁华的社会里来，可是百货公司竟跟我失了缘份，就连普通的店铺都不再吸引我。

唯一没有使我改变的是童年的梦想，人是返老还童的，去年荷西远赴奈及利亚工作，一个人在海边住了快七八个月，那时候的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高高的天空下，在空旷的沙滩旁，拾我的飘流物和垃圾。

现在要是女友们邀我去逛百货公司，大半是拒绝的。理由是：“那么多的东西，看得眼睛也塞住了。”别人总是奇怪：“那不是很好吗？没有东西看叫什么百货公司呢？”我再对她们说：“那么多货品的名字，你去背背看。”别人一头雾水，喃喃自语：“奇怪，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

这几日因为荷西家人来度假，我们开车上了高山，进入国家公园的松林里去，那日烟雾蒙蒙，四周白茫茫一片，大家惋惜得很，觉得自来了一场。我脱口而出：“这样才好。”他们大为不解，扫兴嘛！“怎么还好呢？”“这叫空无一物啊！”我很满意的叹了口气。

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政府开放的自由港，重税进口的东西在这儿便宜得多了，家人们自然而然的涌进百货公司里去购物，我甘愿坐在外面街上的露天咖啡座等候，荷西的姐姐奇怪的说：

“这个人连百货公司都舍不得逛，怪女人一个呢。”

我照例答了一句：“眼睛会堵住，太杂了。”

“你难道什么都不安？”又问。

我笑了笑摇摇头，真的太杂了，眼花缭乱好没意思。

百货公司虽然包括了人生种种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可是那儿的東西我真的不要了；不是“难道什么都不要”：我还是要的，可是我要的东西不在那儿。我现在经营的东西方大也大小了，大过百货公司，又小得一颗跳动的心就可装满。它们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成为一个我自己也不去猜测的谜吧！

背 影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着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记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的帐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的依恋着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荷西最后工作的地方，看得见古老的小镇，自然也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的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的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像样的守墓人，拿着一个大铜环，环上吊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的劝慰着：“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的跟着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的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妈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躺下来，望着天花板，等着黎明的再来，清晨六时，墓园开了，又可以往荷西奔去。

父母亲马上跟进了卧室，母亲总是捧着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的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的第几日子了，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的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的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轻轻的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们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的说几句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的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要去葬礼社结帐，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的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的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就该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的指着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唯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你们去哪里？”我淡淡的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要去看荷西。”母亲又说。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有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的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的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的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声调里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的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的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揩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的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的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的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的来与我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的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大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的说。

“不用，不要刻太多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一——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的说。

“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的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有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的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语，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

窗外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和海洋爱抚得更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的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十字架来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的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语，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的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去做坟的事，怕拼了命也要跟我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来说还是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像天高。

我级缓的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的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的各提着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些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了般的弯着小腿在但慢一步一步的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

几乎没有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的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柯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心里，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下来向她跑过去：“妈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口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着。

想到母亲是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上的人，现在居然一个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几天，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的语言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思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定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着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结了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用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的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的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手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父母吃什么。

“妈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硬住了。